

她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生活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祁智

1985年春天,我写了一篇散文《四月》,寄给了《少年文艺》。我和《少年文艺》朝夕相处在同一座城市里,但没打过交道。

过了一个星期,一天下午,一个男子找到我。他掏出工作证说是《少年文艺》的小说编辑刘健屏,说他看了我的稿子认为是散文就交给了散文、诗歌编辑章文培,他觉得我有基础就上门来看看作者的情况,希望我有好的小说就直接寄给他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编辑。

又过了几天,我接到《少年文艺》章文培写的信,请我抽时间到编辑部去一下。我不敢怠慢,第二天就去了编辑部,诚惶诚恐地看见了主编顾宪谟、小说编辑刘健屏、散文和诗歌编辑章文培、美术编辑宋正玉。章文培说我的散文已决定第九期发表,又说南师附中有一个叫董维青的女中学生和白血病搏斗,事迹感人,请我去写一篇报告文学,十一期要用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编辑部,第一次有人约稿。

报告文学很快就写出来交给了章文培。没过多少时间,我接到她的一封信,信上没说对稿件的意见,说的是《少年文艺》夏天在连云港开笔会,邀请我参加。会议期间,章文培说我的报告文学调子低了一些,希望我抓紧时间重写,十一期一定要发的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笔会——吃、住、行、玩全部不要自己掏腰包,第一次看见那么多著名作家。

回到南京,我重新采访,写成了报告文学《征服》,在第十一期发表。

从此,我和《少年文艺》的接触多了。他们约我写文章,我经常到编辑部聊天、向章文培要稿纸。

1987年的一天,章文培火烧火燎地要我马上到编辑部去一下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丢下电话就跑,赶到编辑部已经是华灯初上。主编顾宪谟说《少年文艺》需要进一个编辑,觉得我很适合。我当时在中学做教师。教师这个职业不被重视,许多人想离开教师岗位,都被行政部门卡住,除非辞职,但那时候辞职可是一件需要非常勇气的事情。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顾宪谟又说:“很急!学校能不能放,你明天就要答复我。你不能来的话,我们马上要重新物色人。”我离开了编辑部,直接去了区教育局局长家。局长说我具备特级教师的条件,教育局不可能放我的——就这样,我到《少年文艺》的事从发生到结束,不足五个小时,像做了一个梦。

这是有单位第一次要调我。1996年夏天,刚担任出版社副社长的刘健屏打电话问我忙什么。我说准备调到另一家报社去。他一听就带人把我的档案提走了。我因此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,在文学室当编辑。和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只隔了一块玻璃。这期间,小说编辑沈颀向我约稿,我写了一篇《狂奔》,反响不错,获得了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儿童小说和获儿童文学类的奖项。

后来我做了少儿社领导,《少年文艺》仍然每期必看,而且有一段时间每看必定信笔写下读后感,以至于从封面到封底写满了我大大小小的字。

我和《少年文艺》就始于随手丢进邮筒的一篇散文。就是那随手一丢啊,影响着我至今的生活、工作、写作甚至命运,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。

30年前,当一本名为《少年文艺》的杂志在南京诞生时,它还是一颗名不见经传的不起眼的幼苗,给它培土、施肥、浇灌的编辑们和它一样默默无闻,但是凭着他们对少年文学的一份不敢懈怠的执着和热情,江苏《少年文艺》一路走来,30年后,这棵曾经的幼苗已经茁壮成长为棵硕果累累的大树。经风雨,见彩虹,作为广大少年读者的可以信赖、依傍的文学园地、精神家园,30年来,江苏《少年文艺》见证了好几代青少年读者的成长;一大批有实力的优秀作家在这里起步,曹文轩、秦文君、黄蓓佳、郑渊洁、韩寒、饶雪漫等都曾经受惠于《少年文艺》的发现和提携,而更多的不知名小作者和小读者,则是以他们的渴望理解的心灵与《少年文艺》息息相通。三十而立,让我们祝贺江苏《少年文艺》生日快乐,祝愿它越办越出色,成为广大新一代青少年的良师益友。——编者

在欢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鞭炮声中,《少年文艺》这株幼苗从荒芜的文艺园地里探出头来,在园丁的侍弄下,不想竟度过严寒酷暑长成了大树,今天已经拥有整整30圈年轮了。

30年前那时候,中国城乡的孩子们对课外读物的渴望,就像张开喉咙长喙等待喂食的幼鸟一样。有的饥不择食,连古代、民国时期一些思想不健康的旧小说也找出来偷偷地阅读。想办一本《少年文艺》杂志,完全是出于人性关怀和责任心使然,而不是意识到商机惊人、码洋无限什么的。办《少年文艺》的构想经当时主管部门党组讨论,然后报送江苏省委,省委很快就批准了。

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东风是什么?是好作品。创刊消息在报上披露后,担心的情况出现了:反应冷冷清清的,来稿质量平平的。怎样才能打开局面,弄到合乎需要的作品呢?我们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笨主意来:从

几代人都喜欢的一本杂志

《少年文艺》首任主编 顾宪谟

成人文学杂志上去寻找能为孩子们创作的作家,然后逐个登门造访或者写信约稿。我们从《收获》杂志上找到武汉一个叫董宏猷写的小说,觉得他清新的笔调很适合学生的阅读口味,又加上他的身份是师范教师,有得天独厚的条件,因此欣喜若狂,当日就乘飞机到武汉找他。一番彻夜长谈,他被感动了,答应开夜车为我们写几个短篇。他先后给我们六个棒棒的短篇。我们如法炮制,河北的董天祐又让我们收获颇丰。在一次笔会上,我们出于尊敬和感激,称呼他俩为南董和北董。此后,这一尊称及其来历就在儿童文学界传为佳话。

记得在一本杂志上,我们还看到了北大中文系学生黄蓓佳在高中时写的一篇作文,尽管尚未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,但却透露出了表达内心感受的才气。我们写信给她,希望她为《少年文艺》创作小说。她的第一个短篇《星空下》在《少年文艺》发表后,我们又鼓励

她继续写下去。在那段时间里,难得一期不发她的作品,有时一期还发她三个短篇。她多次说:是《少年文艺》的老师,用修养和责任催开了我的生命之花。

《少年文艺》创刊不久,上海师大中文系学生梅子涵寄来了一篇名叫《马老师喜欢的》短篇小说。由于故事中那个受到感人对待的维小珍,被设计成正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的女儿,这就使得这篇小说拥有了一个主题以外的复杂触角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不久发表这篇文章,就多少包含着某种危险。我们收到稿子后,为慎重起见,当即复印了十多份征求意见。结果支持发表的只有两个人。作为编辑,为了个人安全,将求之不得的好作品不发,我不甘心,也难安心,征得爱人支持后,我还是毅然决然将它发表了。作品发表后,有人来信责问编辑是以怎样的阶级感情审定这样的作品的,但更多的则是赞

扬声。而《马老师喜欢的》作者梅子涵,则成了《少年文艺》的“铁杆”作者,直到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者、知名教授。江苏省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(1957—1979)所评出的3个一等奖中,出自《少年文艺》的就有2个,一等奖第一名就是《马老师喜欢的》这篇小说。

《少年文艺》终于赢得全社会的肯定,被评为中国文学核心期刊。1985年全国举办封面评奖,她从成百上千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,省政府为此通报嘉奖。中国首届少儿报刊她荣获小说栏目一等奖。订阅者曾达到60余万人。

30年岁月流逝,当年的小读者,如今也有了他们的孩子;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,有的都做了爷爷奶奶。当我听到年轻的编辑告诉我:许多读者给编辑部写信,表达一家几代人对《少年文艺》的喜爱和感激之情,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

童话大王是这样来的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郑渊洁

不知为什么,年龄越大,越爱回忆过去的事。有时我奢侈到花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坐在窗前重温自己的生命历程,想那些经历过的事和经历过的人。其享受程度超过看任何电影大片。我觉得经历对于每个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无形资产。

我从24岁开始写童话。记得那是1981年,已经发表了十几个短篇童话的我尚属于刚出道。独辟蹊径的是我的做事风格。那时还没有有人在刊物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童话,于是我便做起了这个梦并开始寻找机会。

一天,我收到了一封来自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的约稿信。信尾的署名是顾宪谟,一个陌生的名字。顾宪谟在信上说,他看了我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一些童话,希望我能给《少年文

艺》写童话。我回信给他,问可不可以写连载作品。信发出后,我没有抱什么希望。我知道以为当时的“名气”想做这件当时还无人做的事难度不小。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老前辈开路,我们亦步亦趋。

数日后,我收到了顾宪谟的回信。出人意料的是,他说可以连载,让我将稿子寄去。当时我刚发表一部名为《皮皮鲁外传》的童话,我决定继续以皮皮鲁为主人公给《少年文艺》写一部连载童话。这部名为《皮皮鲁小传》的童话在《少年文艺》上连载了大约半年。可能这部作品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肯定,在连载结束后,顾宪谟又来信约我再继续为该刊写新的连载作品。这次我的胆子和胃口都大了。我在《少年文艺》上进行了26个月的童话连载,作品

名称是《魔方大厦》。这之后,向我约稿写连载童话的报刊络绎不绝。最多时,我同时为15家报刊写不同的连载作品,有一次将稿子都张冠李戴地寄错了。

在我上到小学四年级时,碰上了文化大革命。从此我就没上过学。即使在我上过的那四年学中,我也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,在班里的成绩属于差生。我的履历表上的学历一栏里,至今还填写小学学历。有读者朋友向我询问秘诀。忠告如下:一、独辟蹊径;二、创造和把握机会;三、记住帮助过你的人,忘记你帮助过的人。

顾宪谟先生现在已经从《少年文艺》的主编岗位上退休,他和《少年文艺》在我的记忆中不会退休。《少年文艺》不愧为作家的摇篮。

江苏《少年文艺》“生”王闹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郝月梅

1998年,我手头有一篇被某少儿社知名编辑约稿后又退稿的小说《小老虎头的诱惑》,我随手寄给了《少年文艺》。这篇我曾投过两个儿童文学杂志,引来一纸儿童文学观论辩的稿子,我不抱什么希望?没料到很快就接到《少年文艺》的电话,“小说写得不错。”

当时我是何等心情!由此我也记住了这位编辑的名字:沈颀。一定为江苏《少年文艺》写一篇让他们满意的少年小说!所有的感受全化作了一股动力,于是一位帅气、淘气、又蛮灵气的男孩便从我的脑海中走了出来。

名字似乎也是天赐的。当时一个小名叫闹闹的女孩经常来我家找女儿玩,文静静的小女孩竟然叫闹闹,这让我好奇,问她的母亲,得到的解释是:孩子太乖了,想让她活泼一些。立时,小说主人公就有了名字:王闹!热闹,能给人们带来快乐。因了这个闹字,小说主人公愈加在我的感觉中鲜活欲出,于是,《王闹探秘》《王闹作文》《王闹学艺》《王闹出走》《王闹出名》……一篇篇关于王闹的小说就在江苏《少年文艺》

谢谢你,少年文艺

江苏通州读者 雅文

刚念完初一,我就因为身体原因退学了,从此每一天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,睡觉,看电视……日复一日,周而复始。

我不敢面对每一个陌生或熟悉的面孔,他们眼里流露出的无论是同情、嘲笑或漠然的神情,都像一把利刃把我割得体无完肤。

爸爸一边默默地喝着酒,一边用手胡乱地抓着仿佛长满虱子的头发,然后双手抵着额头,酷像支起的马蜂窝。我看着难受极了……

终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,爸爸给我讲起了一个故事:在海洋深处,有一个人鱼家庭,却生了一个长着双腿的宝宝。因为与众不同,宝宝从小就受尽了歧视,直到有一天小鲸把她驮到了陆地上……后来我知道了,那故事在《少年

文艺》上,题目是《我的小鲸,永不沉没》。他告诉我,要找到一个能容纳你生活习性的地方,否则,即使你再优秀,也不会幸福。

就是因为小鲸,我认识了《少年文艺》,爸爸还让我参加了《少年文艺》写作培训班,让我融入一个集体。于是,我认识了蔡越先姐姐。看着她给我的精彩点评与鼓励,我激动极了。我喜欢她那刚劲有力的字,她每次的回信,我都去临摹。她告诉我,读书也可以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因为有她,我爱上了读书,我的生活充实多了。

遇到《少年文艺》,虽然不能弥补因为生理缺陷而失学的遗憾,但是,它让我原本可能自暴自弃的我走向了自信!

或许她就是我生命中的小鲸吧。

